漫 步
Manbu Charity
2006 年创刊

关注漫步公众号
请扫二维码

广西内部资料性出版物准印证号:桂 1903221　主办单位:天峨县高级中学校刊编委会　编委会主任:周章爱　副主任 :田世福　黄春腾　文学顾问:甘应鑫　法律顾问:汪岸华　特邀校对:卢致明

名家力作

写父亲

文丨宁不远

父亲半躺在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 CCU 病房 5 号床上。

他脑袋偏向一侧，左手耷拉在床边,右手放在胸前，手里还捏着一只剥开的香蕉。香蕉应该是母亲剥好递给他的,他没有打算吃,只是懒得放回床头柜。看见我和弟弟跟在母亲身后走过来,他抬了抬眼,用微弱的声音说,蝴蝶,小喜,那么,快,就,就拢了哦。

父亲的语速很慢,仿佛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。他有轻微的口吃,平常还好,在他虚弱的时候会更严重。他还想说点什么,张开嘴停顿了一会儿,又把嘴巴闭上了。他想动一动身子,他的身体沉重,在他开始动的那一刻,床就吱吱呀呀一声接一声响了起来。护士在远处朝我们这边喊,病人不要乱动,家属尽快出去。

母亲皱紧眉头用她几十年不变的方式责备父亲,跟你说了啊,要动的时候说一声。她沉下脸俯身帮父亲翻身,同时给了小喜一个不太友好的眼神,小喜赶紧帮忙。医生护士在我们周围忙碌,病人大都平躺着。黄昏,有点冷，太阳的余晖照不进灰暗的房间,只染亮了窗外的几株槭树。没有风,树枝上有几只麻雀在叫，紧接着街上传来喇叭声,麻雀们一起飞走了。

翻好身了，现在的父亲侧身正对着我。他的眼神好似在看我,但其实是望向我身后的空茫处,时间和空间之外。他看起来孤独又平静。他的个子相对于这病床实在是太大了,双脚已经抵到床尾。蓝白条相间的病号服稍微有点小,裤管下探出他一双 45 码的大脚。他的嘴巴微微张开,眉头紧紧地收着,表情透露出与生俱来的傲慢,就好像没有人可以为他做任何事。

我把父亲手上的香蕉拿走,再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,他一下子把我的手指头抓了起来,我赶紧回应,用力握住他的手。他的手干燥,温热,这么一握,我紧绷了很久的身体就软了。我鼻子酸了一下,又忍回去了。

那位在远处喊“病人不要乱动”的护士走过来给父亲换了一瓶新的液体,并再次叮嘱不要随意乱动。换好液体之后又重复了一句,家属,尽快出去。

距离父亲病床不远的两个病人在呻吟,一个时断时续,另一个就没停止过,他们的家属默默守在一旁，有个家属在低头玩手机,看起来就像是一直住在这里。

父亲是昨天夜里被救护车送到这里的。

6 个小时前,我在成都。母亲打来电话,说父亲昨天夜里因为突发心梗住进了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 CCU 病房。

我挂下电话赶紧在网上搜索了“CCU”的意思,“ CCU 是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,有专门的护士照顾每个病人,针对重症冠心病而设立”。在这之前我只知道 ICU。马上输入下一个问题:ICU 和 CCU 哪个更严重?最多的回答是没有哪个更严重之分,只有一个网页有句话：一般来说,ICU 里的病人更严重些。我将这个网页截图保存了下来,像保存隐秘的护身符。

我给弟弟小喜打电话。他家和我家只隔着一条马路，我们原本约好中午一起午餐的,接近中午 12 点,孩子们都在我家里玩儿，他在他家里炖好了一锅汤准备端过来。通话的过程里,我看见他正把车停在我家门外的小区空地上,他比我早一些接到母亲电话。他还是把炖好的汤带过来了,雪豆炖猪蹄。汤还很热,我们胡乱喝了两口。

孩子们围拢过来,看着我们喝汤,问我们要去哪里。我们说,外公(爷爷)生病了,我们回老家看看就回来。孩子们安静下来,没有再问什么。

从成都开车回西昌的路程是 460 公里。几年前全线通上了高速,开车才成为我们回家的首选。在更早的时候,我们选择坐火车,成昆铁路。从老家米易上车经过西昌来到成都,15 个小时。父亲就是在我 18 岁那年坐火车把我送到成都上大学的。

高速公路没通之前,我只开车回过老家一次。在翻越泥巴山一个被大雪覆盖的山坳时,我车子的两个车胎被早已等候在路面上的钉子扎爆,歹徒围了过来,其中一个满脸胡子的彝族男人把脸凑到车窗内冲我喊,小姑娘,给点钱过生活。我不得不支付两千元请他们补胎,他们也真的认认真真帮我补好了胎。

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,现在回老家只要六七个小时，这条路父亲开得最多,他和母亲每年从米易来成都七八次,每一次后备箱里都塞满了食物:老家的土鸡,腊肉,鸡枞,蘑菇,核桃,李子,芒果,石榴,嫩苞谷,小南瓜,亲戚种的大米,可以吃的马蜂蛹,甚至虽然品种一样但就是比成都味道更苦的苦青菜,所有他们觉得好的东西。他们通常凌晨 4 点出发,上车后母亲继续睡觉,父亲手握方向盘穿越黑夜,翻过大凉山,从高原到山区,进入河谷再来到四川盆地,在上午敲开我成都的家门。

父亲说,半夜反正也睡不着,不赶路就浪费了。五十岁之后,他夜晚的睡眠就变少了。父亲曾经在喝了酒后对我们说,睡眠越来越少,是因为老天爷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,就多给一些醒着的时间,反正死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补瞌睡。

今年初,成都到昆明途经米易的高铁通车了,最快的一趟“复兴号”动车,3 小时 50 分就可以从成都直达米易。父亲母亲在县城的家距离高铁站不到一公里,但父亲还从来没坐过高铁到成都,他喜欢开车。

1998 年父亲还没有汽车（他那时骑一辆嘉陵 70 摩托），他带着我坐火车到成都上大学。15 个小时的火车旅行,没有买到坐票,我们坐在两截车厢连接处,同时也是厕所旁边的地上过了一夜,火车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把我们送到成都。

父亲和我都搞错了开学报道的日期,我们提前一天来到了我的大学。上午十点多,没有一个学生,老师们聚集在教学楼里的某间办公室里。学校大门竟然开着,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教学楼门口有喷水池的空地。不知他出于怎样的考虑,可能享受了这种自由出入的待遇,一高兴,按响了喇叭。

老师们听到喇叭声,全部走了出来。我是后来才知道,走在最前面的是校长,他身高 1 米 8,年轻时是个小提琴演奏家。他两手插在裤兜里,走路带风。人群安静得能听见衣服的摩擦声。他们在等待主管领导来学校视察,听见喇叭声就以为领导们来了。

以校长为首的欢迎队伍刚下台阶,就看见出租车里走出来两个乡下人。在一群知识分子的注视下,父亲一瘸一拐往前走(一周前为了避免撞上一头牛,他把摩托车开进了麦子地,左脚受伤),他单肩挎一个大大的双肩蓝色牛仔包,牛仔包鼓鼓囊囊,装满了我再也不想穿的那些旧衣服。我低着头跟在他后面。

那位走路带风的校长提高音量对着校门口保安室说:“怎,怎么回事,没搞清楚就,就把车子放,放进来了。”

校长也有轻微的口吃,这是他和父亲仅有的相同。尽管口吃,他说话中气十足,举重若轻,即使在怪罪别人,也充满了大度和教养,大人物的笃定显而易见。说完这句,校长对旁边一位助理模样的老师小声说了些什么,那位助理小跑着往大门口去了。校长往我和父亲的方向看了一眼，礼貌地点点头,然后转身往教学楼走。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,人群跟在他后面鱼贯而入。按响了喇叭的出租车司机驾车离开,留下父亲和我站在原地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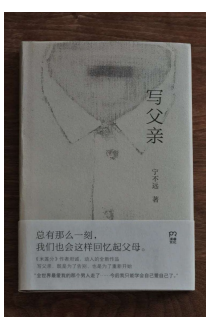
父亲的脸上还挂着笑容,一种他实践了很多年,在郑重时刻由内而外的过分热情的笑容。但是这笑容没有地方去,他只好慢慢收了起来。他咳嗽了一声,想吐口痰,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,最后还是把那口在老家可以随意处置的痰吞回肚子里了。

那天阳光刺眼,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五层教学楼特别白,喷水池在喷水,水花在太阳的照耀下居然有小小的一道彩虹,一股鱼腥味在空气中飘。即使手里捏着红色入学通知书,我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。

站在一棵小叶榕浓重的阴影里,我突然意识到:我从此跨入了另一个世界,一个需要我独自面对的,没有父亲的世界,一个父亲辛苦半辈子把我送入的,他不懂的世界。

……

(节选自宁不远公众号)



宁不远（曾用名宁远）生于 1980 年代，写作者 ，主持人，服装品牌创始人，出版散文集《爱与平常》小说《米莲分》《莲花白》等。现居成都。

评论

真实与诗性兼备的叙述

——读宁不远的小说《写父亲》

文丨何小竹

读完宁不远《写父亲》这部小说,第一个感受就是真实。小说采用的是“家族史”或“传记”的叙述方式,所叙述的内容也是基于“事实”,即作者的亲身经历,真人真事。但我所说的那个“真实”还不是基于此的“事实的真实”,而是“叙述的真实”,即基于小说的一种真实。书名《写父亲》,就表明了作者的意愿不是以家族史或传记的方式写一部“非虚构”的作品,而是以家族史、传记的方式写一部“虚构”的作品,即小说。我所说的那个“真实”,不是其本身存在的,而是被“写”出来的,即被作者用语言“建构”出来的。这也是这部以父亲为故事主角的小说不直接用“父亲”作为书名,而要在“父亲”之前加上一个“写”字的原因和用意所在。

第二个阅读感受是作者的叙述方式（叙述策略）的高超。首先她没选择去提炼人物特征并将其纳入若干编造(打乱重组)的情节,而是如实道来,也就是前面所说的,采用了家族史或自传的叙述方式,贴近“那一个”真实而叙述出“这一个”真实。尤其值得称道的是,作者克制了这种第一人称叙述容易流露的主观情绪与倾向，力求在叙述中保持客观的平衡,形成一种“有距离”的叙述空间,也给读者的阅读感受(想象与思索)留下足够的空间。这种叙述方式(策略)也实现了《写父亲》这一书名的设置动机,让这部有着家族史和自传叙述特征的小说也有了一些“元小说叙述”的属性。包括小说中多处穿插的“给曼拉的信”,也因此而没有那么突兀,显得十分的自然。

第三个感受是小说在结构以及时间线上的设置是十分成功的，保证小说文本的完整性的同时又呈现了一定的开放性。小说以父亲进入 CIU 病房,到父亲去世,再到父亲的葬礼作为第一层叙述;而将父亲的过往,以及由父亲牵扯出来的爷爷、奶奶的过往,父亲与母亲的关系,与前女友的关系,与作者本人的种种往事作为第二层叙述,在这两层叙述中又涵盖了 “给曼拉的信” 以及父亲去世后作者的一系列“独白”。这种平行叙述的结构既带来叙述时间上的流畅感和稳定性,又具有开放的空间纳入诸多碎片式的细节,让叙述既庞大又细微,紧凑又松弛。正是这种结构的设置,使得“家族史”和“自传”不仅仅是一种叙述方式和策略,也成为了一种结果,即:这就是一部带有家族史和传记属性的小说,它讲述的不仅仅是父亲一个人的故事，也是父亲赖以存在的一个家族的故事,以及被父亲成就的女儿(作者)本人的传记(就此而言也可以将其视为一部成长小说)。

第四个感受是小说语言的“诗性”成分。这种“诗性”不是语言的“诗化”,以及因“诗化”而带来的抒情性。而是对日常事物独特的(个人视角的)发现与透视,从而带来的语言陌生化(新鲜性)的效果。比如——

“照片里的我脑袋歪着,看起来像是刚睡醒。所有大人都很严肃,只有父亲和母亲在笑,虽然也是那种经过设计后的笑,但毕竟是笑了,父亲抿着嘴笑,而母亲则露出了她的一口白牙。父亲母亲都抬头挺胸,身子没有正对镜头,眼睛望向照片斜上方的天空,很有希望和经验的样子,全家人里只有他俩不是人生里第一次照相。”

“在医生办公室,我看到了几张脑部 CT 扫描片,迎着窗户外射进来的光线,父亲的大脑好像被摊平过,以一种完全物质的方式出现。我有些眩晕，仿佛受到阻塞的是我的大脑。我小心接过扫描片,好像父亲真实的大脑就这样放在我的手上。我把它滑入一只塑料袋,塑料袋发出轻轻的,滋滋的声音。”

(节选自两只打火机公众号)